



隋史遺文

十

21
1544
11



特
1544
11

劍嘯閣批評出像隋史遺文卷之十

第四十六回

潤甫巧說裴仁基 世勛智取黎陽倉

詩曰

林扼風怒號。

石阻浪飛湧。

壯夫困牽挈。

氣激若雷動。

名節那足顧。

將成匹夫勇。

嗟使忠貞徒。

背國不旋踵。

達人每見機。

寬大以容衆。



卷十 第四十六回

縛虎有奇術。

豢狙多妙用。

參苓備藥籠。

亦不棄鷄壘。

爲國惜賢才。

千古大堪誦。

豪傑之士。我要駕馭他。不是才。足以服他。便是。實。足以制他。有漢高祖手段。便可濯足見英布。若不。是有手段的。便是駕劣馬。韁繩寬不得。緊不得。打得緊。不跳。就跑。反。或受其蹄齧。但人多不知。多惹其禍。隋國不但宇文述逼走了叔寶。這個英雄還。又有一個逼走了一員名將。隋河南討捕大使裴。

仁基。他河東聞喜人氏。他智勇絕倫。又有一個兒。子裴行儼。是個萬人之敵。只是處在隋時節。遇着這干都是豪傑。不能成功。也曾破有幾個賊寇。得他金帛。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盡將來賞與部下。竝不曾將來分毫入己。奈是有個監軍御史蕭懷靜。倚持自己是皇后宗族。是個文官。輕薄武臣。見他頻頻賞賜。不由他做主。心中不平。常道朝廷差將軍出來破賊。只是爲這幾個健兒。富足麼。耗費的是朝廷錢糧。得來將歸軍士囊橐。將軍怎只顧。

部下不顧聖上。仁基見他如此。只得時時將得來。實玩進潤。奈何終不滿意。又道我去尋他事。他怕我送來。越來尋事。仁基甚是不堪。這回又因他與劉仁恭相約。夾攻李密。失期不至。說他遷延。要寫本去劾他。這也不過是個詐局。仁基無及奈何也。送銀萬兩去求他。他道討賊的各處將官。如董純魚俱羅。都因畏縮處斬。你要免一死。少也得三五萬金做腔。不受。仁基甚是憂惶。不料他部下有人背畔降在賈潤甫名下。說這緣故。潤甫道是有隙

可。可。可。進營密啓李密道。裴仁基屯兵百花谷深溝高壘。似乎不敢來戰。但他屯在我軍之後。我若進攻。還恐他掩襲倉城。牽我內顧。終爲心腹之憂。今聞他與蕭御史有釁。潤甫曾與他有一面之交。意欲往掉三寸之舌。說他來降。不惟得一驍將。又且不憂內顧。李密道。如此甚好。但須見機審勢。賈潤甫道。這不須分付。正是

只憑口是懸河。

那怕心如鐵石。

將身打扮做一個東都差官。帶了兩個從人。竟

裴仁基軍中來。道東都越王差秘書監賈爺來。裴仁基道。這一定越王差來責我不進兵了。慌忙出迎。至中軍坐下。裴仁基早已認得道。賈兄何時任此職事。不知越王有何令旨。賈潤甫道。越王有密旨。事關軍機。諸人退下。從人都到帳下站立。賈潤甫移坐近前。執着裴仁基手道。小弟非越王令旨。乃傳魏公德意而來。裴仁基聽了。吃了一驚。潤甫道。裴兄勿驚。小弟也爲兄開一生路。隋主失道。戾典大役。耽于游幸。以致萬民不堪。盜賊蠡起。却又

信任奸佞。排抑忠良。李敏全家無故被戮。董張俱羅有功見殺。今兄擁兵在此。外遇強敵。無可成之功。內乏應援。多讒譖之口。杜郵之禍。恐在目前。今魏公虛懷大度。禮士下賢。始破須陀。復克回洛。四方之民。日至遠近。盜皆歸。東都有累卵之危。將軍亦難支。欲傾之。不若令軍歸附。旣全身家。更建功名。英彭裂土。竇融分符。所必至也。倘少遲迴。恐難脫讒邪之害。仁基道。我世代忠良。豈可躬爲叛逆。且蕭御史在此。動爲所制。不敢妄爲。潤甫道。

裴兄你今坐待誅殺。身被失機。誤國之名。亦爲祖宗玷辱。何如改置周齊之畔。將乃隋國之忠臣。忠良亦何常之有。若說蕭御史足下畏隋主。非畏蕭御史也。今旣不有隋主。何懼蕭御史。若他不知機。栖上之雞。只須足下一刀可了。仁基正在疑懼之際。聽他一篇利害。早已爲他聳動。

利害分明鼓掌中。

將軍俛首入牢籠。

蒯通無計籠韓信。

應是當年術未工。

仁基當下畱住潤甫在中軍宴飲。就與兒子行儼

計議。行儼道。蕭御史憑藉后族。將父親百般構陷。猜詐正恐禍在不測。今聞魏公好賢禮士。各路歸順。俱得高爵大祿。自統本部。不相牽制。今旣來招便宜。允從。豈可拘此小節。俛仰此賊臣。宴罷便傳令三軍道。奉越王令旨。入援東都。可拔寨在虎牢地面屯扎。正要脫離蕭御史與李密相近。正待起兵。報蕭御史到。仁基出迎。潤甫與行儼已是定下計策了。這蕭御史似

屠人已操刀。

圈豕猶狂吼。

御史擡入中軍。下了轎道。聞東都有差官來。怎不相見。今日移兵。何以不令我知。仁基道。奉有越王令旨。蕭御史道。請令旨看。只見賈潤甫自帳後緩步而來。行儼與數家丁相隨。道有密旨。止可與御史看。諸人退避。把他從人叱出。便向蕭御史道。蕭先生。將在君令有所不受。今裴大人退。則先生請他。迤迤進。則又行牽制。這是忌功嫉成了。蕭御史道。我奉聖旨監軍。進退俱該預聞。汝何小官。敢爾唐突。潤甫一笑。只見行儼向前道。我父子苦爭惡戰。每遭譖害。今實舉兵歸魏。不受你制。蕭御史見不是頭。忙叫左右。時已被行儼拔腰中劍。砍倒在地。梟了首級。

堪嗟。猶上雞。

不免牛刀割。

一手仗劍。一手提懷靜頭。到帳前道。蕭懷靜。姍功嫉能。妄奏我父子以賞犒。固結軍心。潛行反叛。今已斬首。全軍歸附。魏公有不從者。以此爲例。懷靜文官。没人羽翼。况又平日阻仁基賞犒。軍心不附。所以沒個惜他的。都一齊道。願隨老爺指揮。仁基

就據了虎牢城。着行儼隨潤甫來見魏公。魏公極其優禮。封

仁基上柱國河東公

行儼上柱國絳郡公

就調他率領本部人馬。同取東都。這便是賈潤甫口舌之功也。仁基果然同齊郡公孟讓領兵二萬。襲破了回洛東倉。燒了天津橋。東都還有營兵募兵二十多萬。段達元文都只督率他提鈴喝號。看守城池。李密見他不敢出兵。分兵攻他附近縣邑。

偃師金墉等處。斷他糧運。樵採城中。至以布當柴。炊爨見李密兵稍遠。點出九支精兵。每支五千。分屯豐都市上春門北邙山。彼此應援。以備李密。李密見自己兵勢日大。指日可以滅隋。着祖君彥爲文。數隋主十罪。且道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洗惡難盡。移檄郡縣。隋主聞知。先遣監門將軍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領兵助守東都。故此裴仁基孟讓秦叔寶一時攻打都不能破。柴孝和見這事勢。進見李密道。我兵自得回洛倉。食足兵

強威振天下。但目今攻打東都。兩次進他外城。都不能克。曠日持久。恐人心解體。孝和看得西京世稱金城千里。帝王之都。強秦據之。兼并天下。不若今日只留翟司徒屯兵洛口。裴柱國駐紮回洛。時時出兵鈔掠東都。待其自斃。明公自率秦軍各將軍直取長安。以爲基業。基業已定。然後東面以平天下。首平河洛。次及江淮。天下已定。不然隋失其鹿。豪傑盡有角逐之心。倘有人先據關中。則我雖得東都。亦在四戰之地。後來規取不免。又費一番。

兵力李密道。此卽我昔日教楊公孫。已與秦軍。走上策。只是昏主尚存。隨行尚有兵馬。若與東都合謀。前後夾攻。恐非翟司徒裴柱國所能支持。况自尾崗來。部下多是青齊之人。恐不肯西行。又且各處賊帥奉我約束。我若西去。無人彈壓。倘有異圖。分潰而去。大業隳矣。正是

勢如雞肋難于棄。

總是龍興自有天。

因孝和苦苦勸須西上。聽他領數千人前往游說。山陝各處城池賊盜。日日率兵與東都交鋒。

五月中被段達龐玉殺敗棄了回洛倉退守洛口。被隋兵直追至偃師地方陣亡了楊德方。鄭誌韜。六月李密自己領中軍。秦叔寶王伯當領強弩萬人爲先鋒。裴仁基領左軍。裴行儼程知節領馬兵萬餘爲先鋒。翟讓領右軍。翟雄信羅士信領步兵萬餘爲先鋒。三路在平樂園大戰。鼓聲振天。殺得段達等大敗。退至都城下寨。李密復取了回洛倉。自此東都雪片文書向江都告急。隋主又差了

江都通守王世克領江淮勁卒

將軍王隆領卅黃蠻兵

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領江北各郡鄉兵。虎牙郎將王辨領山東騎兵。

又調

左禦衛大將軍涿郡通守薛世雄領燕地精兵三萬節制四路人馬。

共是五路。直向東都而來。李密乘他兵馬未集。且差各將官分攻各郡縣。秦叔寶該攻武陽。這武陽郡丞姓元名寶藏。聞得叔寶將至。必召記室魏徵

計議這魏徵就是華山道士。他見天下已亂，正英雄得志之時，所以仍舊還俗，在寶藏幕下。寶藏道李密兵鋒勢不可當，來將秦瓊素名英勇，本郡精兵又赴東都救援，何以抵敵。魏徵道：李密兵鋒秦瓊英雄，誠如尊教。若以武陽相抗，似以盂土塞河。明公還須善計，以全一城民士。寶藏道：有何善計。只有歸附，以全一城。足下可速具降箋，赴軍前請降可也。當日呵，真是

什途托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降。

叔寶兵到離城二十餘里，忽報武陽郡守差官求見。叔寶着進來，走到帳下。叔寶覺得面善，想起好似魏玄成，忙下坐道：來者莫非魏玄成麼。魏徵道：不才魏徵。叔寶笑道：果是故人。當日我已料先生斷不以黃冠終果。然因問武陽消息，魏徵道：郡丞元寶藏度德順天，願全城歸附，不煩故人兵刃。叔寶道：這是先生贊襄之力。如今我既有武陽，便可西取魏郡，南取黎陽，倉且屯兵在此，乘機進止。先生可赴魏公麾下，進此降箋，本日畱飲帳中。叙數

年情誼。悄悄自做一箇稟啓。說魏徵王佐之才。堪
居帷帳。要魏公重行委用。至次日差人護送上路。
這也是

各具英雄骨。

相逢氣自投。

肯教伊呂輩。

汨沒逐庸流。

魏徵在路。行有日餘。恰遇一人。道裝騎匹。蹇驢。冲
將來。道魏兄別來無恙麼。魏徵舉頭一看。却是徐
洪客。急忙下馬相叙。問及說已出仕。將見李密。徐
洪客道。魏兄真主。我已見之。太原李魏公恐亦未

能有濟。我有一書。兄試往投之。笑他也未必能做。
因袖中出一書。遞與魏徵。道自此一別。未有見期。
早覓真主。勉建功業。言畢。拱手。上驢而去。魏徵來
到回洛倉地面。先是秦叔寶差人遞上稟帖。然後
引見。魏公因此大加禮貌。問及降箋。又出他手。文
彩可觀。就留他做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元寶
藏爲魏州總管。魏徵又呈上徐洪客書。大畧道。
大衆已集。恐米盡人散。而師老厭戰。難可成功。
早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

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

李密看了道。也是一個奇士。在外廂麼。請來相見。魏徵道。此人羽士。無意功名。胎書而去。李密道。此人可用。着人尋訪。早已不知何處去了。因叔寶來。要添兵攻打魏郡黎陽。聚衆將計議。徐世勣道。魏郡固爲大郡。黎陽倉滿。倉糧食食爲民之天。若得此。則饑民日聚。天下可定。未將不才。愿率本部前往。助秦將軍奪取黎陽。李密大喜。若將軍肯行事。無不濟。將軍可先往會秦將軍元總管。我這邊還

調郝孝德李文相張升趙君德策應。以期萬全。徐世勣便辭了李密。領本部先行。

閃閃旌旗日欲昏。班班甲冑似雲屯。

將軍意氣如虹。鞭指黎陽氣欲吞。

自原武渡河會了元寶藏叔寶。三人相見。叔寶道。我正欲起兵攻取黎陽。得兄相助。勢如反掌。兩人辭了元寶藏起身。元寶藏見二人兵少。要點兵相助。二人道。不必。潛向黎陽進發。且說這黎陽倉。隋主所築。方三十餘里。穿窖四千座。每窖可容米八

萬。有。一。個。黎。陽。倉。監。領。兵。千。餘。鎮。守。倉。夫。斗。級。又。有。萬。人。因。河。南。山。東。大。水。百。姓。饑。荒。隋。主。差。出。一。個。光。祿。少。卿。經。邦。才。來。賑。濟。委。下。三。員。戶。曹。參。軍。一。員。在。倉。東。門。報。名。上。冊。一。員。在。南。門。按。冊。給。票。一。員。在。倉。按。票。給。糧。這。些。饑。民。先。走。了。十。餘。里。又。經。上。冊。要。造。冊。錢。發。票。要。給。票。錢。發。糧。要。照。票。錢。畢。竟。窮。民。後。得。反。至。累。死。日。有。一。二。萬。人。及。至。領。米。到。手。經。少。卿。每。石。坐。五。升。作。羨。餘。八。巴。放。米。的。又。要。尅。減。和。沙。土。有。名。無。實。正。是。

空有恤意

誰存報國心

悲哉饑疲民

纍纍死墻陰

這日正在散糧。忽然報有兵到。黎陽倉監淳于開。與經少卿忙叫閉門。只見一起饑民自城外捱入。來說要避難。一起饑民要出去逃難。道不要滾湯。發老鼠一窩兒。灰把城門捱緊。不能進出。又有一千饑民各執挑米扁挑。在街上市口稱我們去相助守城。擠鬧一團。兵馬已是殺到城下。淳于倉監急得自來彈壓。關門。到得城門邊。早被一扁挑打落。

馬下。叔寶世勣兩支人馬已自進城。這翻城裡外。人都不推了。原來城裡與街市上。是叔寶差來部下。混在饑民中作內應的。城外饑民。是徐世勣差來部下。混在饑民中來奪門的。兩將不約而同。得了黎陽。比及郝孝德四家兵到黎陽。平定多時。經少卿淳于監逃去已久了。叔寶留世勣鎮守。不上冊。不給票照。口給糧。東門進。西門出。任民關領。旬日之間。得兵二十餘萬。黎陽隣境武安永安義陽。戈陽齊郡俱各投降。漳南竇建德朱粲也來納款。

也是

羶為蠅所聚

餌是魚所貪

隋將薛世雄做救東都總帥。又奉旨所過盜賊。隨便誅剪。他未征李密。先在河間去勦竇建德。不期為建德乘大霧劫營。殺得大敗。去到涿郡。氣忿得病身歿。所以止有王世克四路人馬。叔寶因王世克韋霽各路兵到。回洛口與李密合力拒敵。夾洛水相拒。似此月餘。一日十月天氣。王世克乘李密軍心懈怠。悄悄領兵渡河。在黑石地方結營。自己

帶精兵來襲李密。李密得知，怵怵率兵來戰。衆心惶惑，被他殺得大敗。李密走至洛南，有叔寶伯當相從。翟讓一于走進倉城，被世克圍住。李密商議要救翟讓，兩下隔絕。叔寶道：「兵法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當日孫贖不救韓而攻魏，正是救韓妙法。我如今直走黑石，覆其營壘。月城未下，巢穴已空。怕他不敗。」叔寶領兵竟打黑石老營。李密領兵在大路屯扎，以逸待勞。王伯當領兵僻處埋伏，以待世克。叔寶到得黑石，隨營驚懼，一時放上火把烽火。世克見了，怵怵撤兵，喜得城中翟讓恐是誘誘之計，不敢出兵。早已遇了李密，喘息不定。兵刃已交。伯當伏兵又出，拚命殺出圍來。將及到營，又被叔寶大殺一陣，斬首三千餘級。逃入營中，堅閉不出。正是：

慙無虎豹力。

甘從巾幗羞。

過後勉強來請戰，又被李密着翟讓詐敗。自己與王伯當、秦叔寶、裴仁基四路掩殺，又大敗而逃。李密威名真播滿天下了。

利。剋。是。武。官。得。利。是。文。官。戰。爭。是。武。官。叙。功。先。
文。官。此。最。不。平。之。事。強。者。自。不。受。制。弱。者。方。聽。
穿。鼻。安。得。有。將。安。能。爲。國。平。賊。國。事。每。壞。于。文。
臣。

第四十七回

殺翟讓魏公獨霸 破世克叔寶建功

榮華自是貪夫餌。得失暗相酬。戀戀蠅頭。
營營蝸角。何事難休。機緣相左。笑談劍。
戟。樽俎。戈矛。功名安在一堆白骨。三尺荒。
坵。

右調青衫濕

昔日秦末百姓爭要。秦推陳嬰爲王。其母不肯。
叫他只是隨人。事成不失封侯。不成可免夷滅。後

來陳涉吳廣。衆人都不得其死。他却保全。這正是
度力見機。若不然。做了一個楚霸王。難道不勇。只
討得個烏江自刎結局。况又是始初量力。勉強讓
他。後來却又不甘。妄生釁端。爲人所算。真乃貪鄙
之人。徒爲後世所笑。翟讓本是一個一勇之夫。無
甚謀略。初時在群盜中。也自道是英雄。及見了李
密。足智多謀。戰勝攻取。也就覺得不及。又聽了李
子英賈雄一千人。竟讓李密獨尊。自己居下。如初
已是甘心。後來看人趨承。看他成濶。也有不甘心
之意。就是他甘心了。那弟男子姪。道是我家權柄
緣何輕輕與了人。反在他喉下取氣。况又有一班
幕下。見李密這千僚屬。典頭自己處了冷局。也不
免快快。生出事來。一個司徒府司馬王儒信。要乘
這名位未定之時。奪李密的權。道這官爵原不是
朝廷賜的。祖父畱的要稱便稱。如今官極大的是
個太宰。你就稱太宰。總統衆軍。連他也統在裡邊。
他做來的功。都是你的功。落得等他辛苦。你且安
逸。後來滅得隋國。要做皇帝。畢竟是官大的先做。

依次而去。翟讓道：皇帝難做，我力量不如他，但得有官做，有金銀用，子女受享，便罷。思量甚。皇帝甚太宰。王儒信見他這等激不起罷了，倒是他兄翟弘也官拜柱國，榮陽公，更是一個粗人。道這皇帝是該我家做的，怎輕易讓與人？若讓與人，何不讓與我也？等我快活幾時，你做個皇太弟，也好似做司徒之職。你不肯做，我自做。翟讓聽了，也只大笑一場。笑的是：

真人自有屬。

狂夫空浪思。

嘗看一父母生的兄弟，小時無事，大來便分彼此。一有彼此，便有挑開的人。況是常人，當日李密勢大會，得以體面籠絡人，所以附李密的，多就有人將這些言語，增上些，送入李密耳朵內。李密想道：翟讓也是個漢子，只可惡這干扛幫的人，只恐久後扛壞了，也是肘腋之患。心裡大是不然。此時若得一兩個人調停，也可無事。爭奈單雄信雖是兩邊好的，卻是條直漢。王伯當是與李密厚的，秦叔寶程知節，只與李密有交。徐世勣是有經緯的，怕

在裡邊調停惹禍。只得聽他。更使翟讓。既沒一個。圖李密的心。又肯收斂不結。怨于人。可以保得富貴。却又度量小。性氣剛。覺得李密東飄西泊。虧我得到這田地。便放肆些也不妨。把一個新歸附李密的。鄆凌刺史崔世樞。要他的錢。將來囚了。李密取不放。元帥府記室那義期。叫他來下棋。到遲杖了八十。房彥藻。破汝南回。翟讓問他要金寶。道你怎只與魏公不與我。魏公是我立的。後邊事未可知。所以房彥藻怕他。暗算那義期。與他責罰。同着司馬鄭頴。勸李密剪除他。初時說李密也不動道。我當日實虧他。成此大事。是我功臣。今日遽然害人。不知他暴戾。反說我嫉賢。背義。人必不平。我這斷不可。鄭頴道。毒蛇螫手。壯士解腕。英雄作事。不顧小名小義。今貪能容之虛名。受誅夷之實禍。還恐噬臍無及。房彥藻道。翟司徒遲疑不決。明公尚得有今日。明公亦如此遲疑。必為所先。明公大意。必道他是粗人。不善謀人。不知粗人胆大手狠。作事極毒。李密道。這等諸君。善為我謀。須出萬全。

正是

群。雄。有。死。手。

慙。夫。無。生。機。

次日置酒請翟讓并翟弘翟摩侯裴仁基郝孝德同宴。坐定。李密分付將士。須都出營外伺候。只留幾個左右在此服役。衆人都退。只剩有房彥藻鄭頰兩個數人陳設酒席。却有翟讓王儒信與左右還在房彥藻向前稟道。天寒。司徒扈從請與犒賞。李密道。可倍與酒食。左右還未敢去。翟讓道。元帥既有犒賞。你等可去。閔領衆人叩謝走出。止有李

密麾下壯士蔡建德帶刀站立。閑話之時。李密道。近來得得幾張好弓。可以百發百中。叫取出送列位看。先送與翟讓。道是八石弓。翟讓道。止有六石。我試一開。離坐扯一箇滿弓。弓纔扯滿。早被蔡建德拔腰下刀。照腦劈倒在地。吼聲如牛。

可憐百戰英雄。

頃刻命消三尺。

翟弘見了。離坐便走。摩侯道。李密你敢害我叔父麼。爭奈手無寸鐵。都爲蔡建德房彥藻衆人所殺。李密又叫把翟讓從來官屬王儒信砍了。諸從行

將官都錯愕不知緣故。李密分付道：「我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翟讓一家，諸君無預。」又着王伯當、單雄信到翟讓營中安慰自己，也到營中撫賞令。單雄信、王伯當、徐世勳分領了他的兵，以後事權都歸李密掌握了。但只是營中將士道：「翟司徒與魏公這等有恩，却又將來殺了，可見體面雖像好士，本心還是薄情，早已有離心的了。」

故去眼中之釘。

早解三軍之體。

主世克在東都聽得道兩雄不並栖，我已知決有此事，只是殺了李密，翟讓這粗人破他不難。如今却留了李密，這人有胆略，有知謀，有決斷，是我一個狠對手，如何是好？又想道：「李密既殺翟讓，衆心多有不附。如今又是除夜將近，部下必然縱酒酣歌，我乘月黑潛往奪他倉城，也是一奇。怕兵少，日日招募精銳的兵士，又日日犒賞激厲衆兵，只待廿九夜舉事。不料李密早已料定着平原公郝孝德領正兵屯倉城東，瑯琊公王伯當領正兵屯倉

城西齊郡公孟讓領正兵屯倉城南河東公裴仁
基領正兵屯倉城北單雄信徐世勣羅士信程知
節領奇兵屯四隅總管魯儒守城裴行儼領兵在
陸路截他敗兵歸路秦叔寶領兵在洛水渡口擊
他敗兵半渡分撥已定正是

漢漢排陷穽

只待虎狼來

果然這日黃昏吃了戰飯王世克令驍將費青奴
爲先鋒自己押後出上春門渡洛而來一路水陸
兵馬都伏定不作聲響聽他漢入竟走城西一路

標子報入軍中王伯當營中伯當道我若迎着他
死戰也可殺退他倒不如放他到城下我叫他腹
背受敵分付士卒分在兩傍自己居中挺鎗直奔
費青奴兩個戰有數合王世克督兵一擁而至王
伯當故意一讓讓他直冲至城下費青奴分付架
起雲梯軟梯一齊上城纔及上梯只聽城上一聲
砲响火把齊明火箭灰瓶標鎗磚石一齊打下各
處奇正兵發喊從傍殺來王伯當一軍從後砍扑
扒城軍士有着箭的着鎗的着磚石及慌忙跌灰

的不計其數。世克恠叫回軍。迎着王伯當。被他大
殺一陣。行不過五七里。被裴行儼大殺一陣。到得
水口將渡。叔寶伏兵又起。費青奴見了。道主帥快
些渡河。我敵此兵。拚命來戰叔寶。不及十合。被叔
寶一簡打成馬下。早已斷送了一員驍將。

百戰逞英雄。

身埋草野中。

尸連河岸盡。

血染洛川紅。

在岸上的都被殺盡。水中的半被射死。溺死。單單
剩得王世克中軍二三千人馬。只得向越王討救。

越王又發兵七萬。令他攻擊李密。以功自贖。
王世克得了東都兵馬。乘着銳氣。來到洛河北岸。
也將李密敗了一陣。就屯在鞏縣北首。合了各路
兵馬。又想前次渡河。吃了虧。叫各軍都造浮橋。以
便進兵。王伯當聞得。進中軍道。隋軍造浮橋。將渡
洛水。不若乘其未成。分調單秦徐羅衆將。分扎水
口。施放矢石。使他不得渡。也是一策。李密道。這是
禦人之策。不是攻人之策。累月相持。何時是了。正
要他來決一雌雄。何可拒之。分調郝孝德孟讓王

伯當各領大兵抵當劉長恭龐玉常霽三路自己
同單雄信徐世勣守大寨程知節羅士信統兩支
奇兵往來應援秦叔寶統一支游兵相機截殺分
撥已定王世克兵馬已先後渡橋來了恰見

水映朱旂赤。

戈搖雪浪明。

長虹接空起。

天際落神兵。

王世克前部領兵是虎賁郎將王辨此人將家之
子武藝絕倫李密原任他渡河待他攙前落後步
伍不整時拔柵而出以逸擊勞不想這王辨更有

主意自立馬在橋邊等得衆兵齊渡了發令起
一窩蜂殺至竟撲李密大寨長刀大斧將他寨柵
亂劈而八單雄信徐世勣只待他兵至殺出不期
他的兵來得驟矢石發不及抵死支撐抵當不住
勢在危急却得程知節羅士信兩枝奇兵竟撲王
世克中軍王世克恐被他截作兩處不能救應忙
吹畫角收兵兵有進無退王辨得了勝勢便該乘
勢奪了李密大寨回兵未遲但軍心不一部下聽
得吹角收軍一齊退走王辨也禁止不住李密正

開外寨已破。親率部下死士捨命來援。徐單二人見隋兵退。反乘機一殺。合單徐程羅四支人馬。殺個尸橫遍野。一邊應勝而敗。一邊轉敗爲勝。都只是王世克一聲角壞事。

橫戈滅敵氣雄平。

怪是軍中畫角鳴。

不必楚歌能潰敵。

一聲吹散八千人。

殺至浮橋。王世克先已渡橋去了。衆軍爭要渡橋。自相爭殺。溺死已是數千。正爭時。又值洛河上流。擁下船數十隻。將浮橋砍斷。王辨正立馬在橋上。退回南岸。又值秦叔寶自己坐的船。到一撞。將王辨撞落水。中。王辨雖勇。奈是甲重水深。不能舒展。竟淹死水中。

燕領熊軀臂若猿。

誓將一木砥頽垣。

未教灘水同韓信。

却向湘江伴屈原。

部下將士又淹沒了數千。常霽等三路也有勝的。也有敗的。聞得王世克敗。都各退兵。及過浮橋時。都喫了叔寶一場大虧。四散逃竄。屯扎。王世克直逃到河陽。初春天氣。下了雨雪。這些落水掙得性。

命的。又在路上凍死一半。叔寶道：各兵驚散，都未入城。可乘勢直抵東都。李密遲疑未發，叔寶請作前驅，領兵去取了金墉城。與東都相逼，李密到時，王世充已入東都，復出在含加城屯扎了。却只是不敢出城。李密就在金墉城居住，每日飾鑼擊鼓，連東都城也震得動的。部下三十多萬人馬，自北却山直排陣到上春門。越王驚得惶惑無措，召這些群臣商議，都是個泥塑木雕，有幾個畧會說的，不過說每門須添一員勛戚與大臣同守，他是與

國同休的。畢竟用心有的道：須着虎賁郎將御史排門挨查，搜捉奸細。有說街衢市井都屯兵馬，以備巷戰。有說城中花子饑民無食，恐至生亂。着司農卿煮粥賑濟。又有的道：粥也煮不得，這許多到不若募他作兵，差他劫營，送他出城罷了。只有一個不知死老頭兒，民部尚書韋津道：主辱臣死，豈有令賊人直逼京都，束手待斃的理。我想賊衆雖有三十餘萬，却是烏合之衆，半係饑民貪食而來。正該點選精兵，背城一戰，挫他銳氣，不可示弱于

賊衆人道。此言有理。如今就借重老尚書領兵。各官就公舉了他出城拒戰。韋尚書也推不得。又舉一員金紫光祿大夫段達。這段達極猾。自己領了些堪戰營兵。把這千花子兵。與老弱都與韋津領了。擇日出兵。正是

止齒身利害。

那計國存亡。

兩人分門而出。段達出太陽門。遠遠望見李密各軍營寨。便道。我這幾個兵去敵他。那一寨把這些兵。送與他。做功不若還留來守城。呼火速退兵。北

及李密發兵來迎敵時。隋兵已是躲入城去了。只有韋津對家中道。我只爲國事顛危。不能无言。今日這些後生小子。把我置之死地。不知我爲國而死。是死忠。死義。只可惜我死。再沒個敢爲國家開口的了。與家人說別了。却領兵殺出上春門來。正迎着秦叔寶人馬。這些花子一哄的棄甲投戈。走的走了。降的降了。有些老弱。如何當得這枝精兵。要退回城門已閉。韋尚書道。衆軍死也。爲忠義之鬼。不可退縮。力戰不敵。竟爲亂兵所殺。

憂國有昌言。

奸諛若相妬。

俠骨委城隅。

芳名照千古。

叔寶既破了韋津的兵。四方來兵馬并郡縣都各
胆落一時。

河陽都尉獨孤武。

河內郡丞柳燮。

職方郎柳續都帶領本部人馬歸附。

長樂王竇建德。

迦樓羅王朱粲。

魯郡徐元朗。

濟陰孟海公。

上表請魏公即天子位。建國改元。本營將士裴仁

基。干都上表章請正位號。李密因東都未平。

允房彥藻道。自古唯名號足以鎮服人。今明公既

不月稱。則羣心還未一。且東都未克。倉城亦難爲

基。脫有意外之變。進退無據。明公還宜命猛將

鎮守黎陽等處要地。更遣人招降附近地方。以爲

根本。李密道。此言有理。遂差房彥藻司馬鄭頰分

投說降了梁郡太守楊注。至衛州衛州賊王德仁

不從。反將彥藻殺了。正是

酈生三寸雖云巧。難免當時鼎俎紅。

李密聽知大惱。正要調秦叔寶領兵前去復仇。只見哨馬報鎮守太原唐公李淵自晉陽起兵。連取西河霍邑。直據關中。僭號唐王。聞得目下差世子建成次子世民克左右元帥領兵十萬來救東都。李密嘆息道。當日柴孝和曾勸我取關中爲霸基。遲則恐爲人得。我不以爲然。不料東都未克。關中又爲此人所有。真是兩失。就留秦叔寶在麾下禦備。與唐兵相持。調徐世勣領兵征討王德仁。事平仍守黎陽以爲基業。却如何得似兵每來。

金城千里帝王都。未許庸人作霸圖。

總是天心衛真主。故教悞諫拂忠謀。

鴻溝背約。畢竟漢高不是。殺翟讓。畢竟李密不是。然漢高得天下。李密終亾。則李密自此而驕也。

第四十八回

唐公晉陽舉義

李氏鄆縣聚兵

詩曰

民窮盜賊夥。

世否真人出。

紛紛割據徒。

烟霧四天溢。

大明忽中起。

昏霾片時失。

紘擾胡爾爲。

惟天有陰騭。

見機爲哲士。

崛強飽斧鑕。

借問烏江飲泣時。

何似蕭曹晉漢室。

天下將亂。必有一干亂天下的人。在朝的好貪。在野的盜賊。奸貪的人。會得賣國盜賊之徒。會得荼毒。只是驚動了人心。擾亂了世宇。待那真主出來。順天意。應人心。一舉而有天下。這干奸貪的。不免誅夷。這干盜賊。見機的。猶全首領保功名。不見機的。也不免身死家破。當日勢大的。無如李密。人道得天下的。畢竟是李密。不料又有這唐王。唐王李淵。他自知觸忤了隋主。營求到太原。不惜珍珠寶玩。結交宇文述。并隋主侍臣蕭銍。一千只求免禍。那有心。豈天下。但是他有三個兒子。長的叫做建成。也只是尋常公子。鮮衣駿馬。耽酒好色。快活度日子。人品小的。叫做元吉。極有機謀狡滑。却也不是霸王之才。只有次子世民。是在承福寺生下的。自小聰明。天縱識量異人。到大來將門之子。兵書武藝。自是常事。他却更喜的是書史。好的是結交公子家。不難揮金如土。他只是用來結客。遠近也聞他一個輕財好士的名。十六歲時。隋主爲始。畢可汗所圍。他向云定興將軍麾下應募。領兵要自

地道中進城。扈駕一去月餘，沒有消息。人道已陷。歿。他却從地道中殺出。從駕而回。遠近又傳他有胆力智謀。有此本領。豈肯甘居人下。況且相與的。一個是武功人氏。姓劉名文靜。此人飽有智謀。才兼文武。又有了池陽劉弘基。妻族長孫順德。都武勇絕倫。不似如今統轄之子。交結是些走馬閑雞。賭錢宿妓光棍。他見天下荒荒。是真主之資。私自以漢高自命。嘗密與文靜計議。文靜道：「正該趁隋主遠去。東都圍困之時。倡率唐公部下兵馬。乘虛

入關。不半年天下可定。」心中癢癢的。要做。怕是父親不依。曉得父親與晉陽宮監裴寂相厚。無言不從。却這事不好出口。央他拿着他性兒。好喫酒。賭錢。便從這家打入。與他相好。太監性子。拿得着頭。也可割與人。說起滿口應承。乘機進言。却不就說。世民耐不過。一時對父親道：「主上無道。盜賊橫行。大人職居方面。無功尤恐見罪。有功怕又招忌。如今天時人事。只有一個順天應人。父親握有兵權。何不爲急計。却坐以待斃。」李淵聽得吃了一驚。他

本來原沒這肚腸。胆力又怕少年家。輕口惹事。只得洋怒道。你怎出此言。我須自首。可以免禍。世民全無懼色道。我看天時人事。正宜如此。若父親要拿送。死不敢辭。李淵道。我豈無父子之情。但你以後不可如此輕口。世民曉得說。也不妨了。過幾時又把利害去說道。賊不能平。罪必難免。李氏名應圖讖。怕似李金才無辜。全家受戮。還須舉義。可以萬全。先時李淵自謂富貴已極。若做事不成。富貴俱失。如今說到坐待有禍。反叛那可萬一有天下。

却也心動道。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聽了那風。太監裴寂。曾在晉陽宮置酒。請李淵。叫幾個宮人來承應。倚着宮人多。沒處查帳。把幾個送了李淵。一日隋主有旨道。李淵不能禦寇。要拿詣江都。後邊隋主馳駟赦了。劉文靜便道。是副留守高君雅密表中間。有與近侍裴寂交結。潯汗宮妃一款。畢竟主上要來查問。急得裴寂號淘痛哭。就把此事告訴李淵。苦勸起兵。李淵依允了。劉文靜先假作勅書。要發太原西河馬邑百姓征高

亂。教。了。人。心。又。借。劉。武。周。作。亂。佔。了。汾。陽。宮。爲。名。
差。世。民。文。靜。順。德。弘。基。募。兵。約。有。萬。餘。差。人。到。河。
東。喚。建。成。元。吉。回。太。原。只。碍。副。留。守。高。君。雅。王。威。
二。個。事。到。要。箇。天。下。也。顧。不。得。天。理。暗。着。開。陽。府。
司。馬。劉。政。會。誣。告。他。謀。反。與。突。厥。結。連。將。來。殺。了。
大。權。都。歸。李。淵。執。掌。不。過。數。日。建。成。元。吉。已。來。道。
被。人。拿。去。兄。弟。智。雲。說。送。西。京。去。了。遇。着。柴。紹。如。
今。同。來。此。時。李。淵。父。子。俱。團。聚。一。發。放。心。做。事。怕。
突。厥。時。常。入。犯。窺。晉。陽。根。本。之。地。依。劉。文。靜。計。議。
差。人。與。始。畢。可。汗。結。連。差。人。敢。明。說。反。叛。隋。家。只。
說。廢。昏。立。明。尊。隋。主。爲。太。上。皇。立。鎮。守。長。安。代。王。
侑。爲。天。子。乘。機。入。關。移。文。遠。近。只。有。西。河。郡。丞。高。
德。儒。不。聽。世。民。道。肘。腋。之。患。不。可。不。除。須。梟。其。首。
警。衆。與。建。成。兩。個。以。太。原。令。溫。大。有。爲。參。謀。領。兵。
直。取。西。河。這。高。德。儒。原。是。朝。散。大。夫。一。日。孔。雀。飛。
在。朝。堂。他。道。是。鸞。聖。主。有。德。鳳。凰。來。儀。隋。主。大。喜。
騙。了。這。官。在。任。却。也。貪。殘。刻。薄。不。得。民。心。城。池。不。
修。武。備。不。飾。聽。得。兵。到。忙。閉。了。城。門。自。己。在。私。衙。

收拾行李。只待城破。挈家逃生。不料池淺城頽。城門鐵葉彫殘。木胎朽爛。義兵一半扒城。一半破門。而入世民。傳令不許放火殺人。擄掠百姓。安堵如故。自與建成。成坐了郡衙。差人搜出高德儒。責他指野烏為鸞。欺人主取高官。砍了家屬。並不傷犯。召父老到軍前。諭他除暴安民之意。着溫大有署郡丞事。撫安百姓。自己回軍。往還止得九日。裴寂眾人共議。推尊李淵為大將軍。開府。李淵就除

裴寂 大將軍長史

劉文靜 大將軍司馬

唐儉

溫大雅 記室

武士護 鎧曹

劉政會

崔善為

張道原 戶曹

姜慕司 功參軍

殷開山 府掾

長孫順德

劉弘基

竇琮 左統軍

王長階

姜寶誼

陽屯 右統軍

世子建成 隴西公 左領軍 大都督 領左統軍

世民 敦煌公 右領軍 大都督 統右統軍

柴紹 左統軍 府長史

靈壽賊帥郝士陵來助義授鎮東將軍燕郡

公招撫山東郡縣

元吉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

通議大夫張綸取稽胡

七月部兵三萬發晉陽過西河入雀鼠谷在霍邑外五十里平胡堡屯扎此時鎮守長安代王巴差下虎賁郎將宋老生守住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守住河東撞了秋雨連旬平地水有尺餘不能進兵屯有一月又值糧盡李淵要回世民執議

不肯諫阻再三至于痛哭李淵方從催兵直抵霍邑建成與世民道城堅攻之費力若哄得他出城破之不難老生輕躁我如今且去激惱他一番引他出城兩人帶了數十個老弱在城下叫他獻城罵他不知機速死老生正在城樓上聽了大惱道可惡先拿這兩個黃口孺子後拿李淵急點兵三萬分東南兩門殺出建成早已與李淵城東結陣世民與段志玄在南門結陣待他老生自恃驍勇親出東門建成殷開山雙馬敵他不住却得世民

知城東接戰。自南門與統軍段志玄飛馬沖來。繞出老生背後。兩口刀雪片似飛來。連砍數十人。渾身血污。殺得隋軍大敗。李淵也不分投。追殺竟奔城門。老生逃回城邊。已布滿太原人馬。走投無路。只得跳下城濠躲避。早被劉弘基一刀削去半個天靈。這廂已自扒城而入。破了霍邑。正是

旂懸敵首軍威振。城破金湯士氣雄。

士庶壺漿迎義旅。會教談笑入關中。

一路而來。臨汾絳郡望風納款。汾陽薛六郎河東

任瓌都勸李淵直據永豐倉。以向關內。李淵重用兩人。遂至汾陽。招降了大盜孫華。授他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着他領兵先渡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後繼。又降了馮翊太守蕭造。進圖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不敢出戰。諸將恐舍他西去。必為後患。堅意勸李淵打破河東。然後進兵。獨有世民道只須分兵。綴他大兵。宜鼓行前進。李淵依允。留兵圍守屈突通。自己領兵西上。到蒲津朝邑。法曹斬孝漢。率父老奉迎。就入了蒲津中渾二城。到永豐倉。

華陽縣令李孝常。率父老奉迎。河西百姓官吏都聚集船隻伺候渡河。李淵竟渡河在長春宮駐紮。分遣建成督領劉文靜屯守永豐。轉運濟大軍糧餉。把守潼關。絕東方救兵。着世民領劉弘基等安定渭北地方。又調統軍王長諧奪都尉南城與劉文靜犄角。以阻屈突通來救。果然屈突通將河東交與鷹揚郎將堯君素。自己來救長安。王長諧也自殺了。此城守將劉綱與劉文靜截住要路。屈突通只得退守南城。不得來救。但是李淵自己兵原

少。雖有歸附兵馬。却都留他分守地方。如今分了三建成世民兩支人馬。部下正恐不多。却又到了三支精兵。一支是李淵之女。柴紹之妻。當日李淵將女許與柴紹。後來把女嫁他。隨在關中。及至李淵太原舉義。柴紹對他道。尊翁舉兵晉陽。我係親屬。必遭屠戮。爲今之計。唯有間行相就。但與娘子偕行。路多留滯。若留娘子在此。恐不免禍。如何是好。李氏笑道。你自速去。勿以我爲念。我斷不遭人殺害。柴紹又想一想道。我當日在永福寺會秦叔寶

時他同行有三個人。內中有個齊國遠。李如珪聞
這兩人在少華山嘯聚。却也是意氣漢子。不似色
酒之徒。我留書一封。脫有變故。可以求援。卽忙寫
下書。留與李氏。相別。自入太原。李氏看得家人中
有個馬三寶。這人能幹有力。着他將箱籠盡行運
到鄆縣庄上。自己只說回太原。却也躲在庄上。北
及京中差人來拿逆党。鄰里回報。夫婦俱向太原
去。訖縣官門已往太原。就不緝拿。他却庄中叫
馬三寶。將金帛厚結。近村壯士。一來自已助身二

來。知李淵必來取京西。可以內應。就着馬三寶將
留下書。往見齊國遠。李如珪兩人道。我也知柴大
哥在此。因恐見嫌。所以不敢往來。今既他夫人在
此。我當不時差人探聽。有急自來救護。又有西域
回回何潘仁。因做營生虧折。逃在司竹園爲盜。打
家掠舍。有衆數萬。訪得隋朝尚書右丞李綱。足智
多謀。因見朝多奸佞。棄官在家。何潘仁差數百劇
盜到他家中。將他家資老小并他盡搬。到寨中。要
拜他爲軍師。不從。全家殺害。李綱只得隱忍。從

李氏差馬三寶。賚金帛禮儀。往送。何藩仁說唐公太原起兵。已攻下河西霍邑。不日將到長安。要他舉兵相應。又送李綱禮。要他檄授。李綱思道。我做胡賊軍師。何如做唐公佐。命極力主張。藩仁應了。又有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三人。都有數千兵馬。在關中爲盜。李氏都着馬三寶將厚禮去招他。三人欣然舉兵相從。消息傳到西京。西京發兵來征討。被他們連衝。彼此相救。連敗了數陣。李氏却乘這兵勢。攻下了藍屋武功始平三縣。分李仲文向

善志丘師利三人屯守。自己居中調度。齊李二人舍少華山山寨來相助。部下兵有七萬多人。

寶帶芙蓉錦綉襦。

半輪秋月佩雕弧。

不將針指消殘晝。

自是人間女丈夫。

一支是李淵的堂弟神通。他在長安聞得李淵起兵。京中拿他親族。他平日與一個長安俠客史萬寶相厚。逃到他家。這史萬寶又不是平常人。平日輕財好客。門下有許多有勇有謀的人。却道天下謠言。盡說李氏當有天下。如今唐公德尊位重。畢

竟做得事來。我們正該相助。彼此招集也。成了。文人馬磨拳擦掌。只待李淵到來。

斬木爲兵器。

連幟豎將旗。

志扶唐社稷。

力戰覆隋基。

一支是隋臣段文振之子段綸。也是李淵女婿。世通宦籍。頗有家資。累代將家。更閑韜畧。道我如今做了逆黨。反也。成不反也。成。況我成。要此家資。何。用將來招募義勇。也得萬餘。打破藍田地方屯守。長安城外。蜂屯蟻集。紛紛已是唐家兵了。唐公渡

河三處都差人迎接。率兵相見。李淵授神通做光祿大夫。段綸做金紫光祿大夫。李氏與柴紹各開府。稱娘子軍。招來羣盜如齊國遠。李如珪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都封縣公。受世民節制。長安鎮守代王侑。纔得十三歲。有甚主張。倚仗個內史衛文昇。原已老病。聽得太原兵來。一驚。竟不能起床。只有一個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丞骨儀。叫他刻剝軍民。澈家私。會得要他出戰。却難止。是分撥些兵士去守城。一個兵拿一枝鎗。守一個

堞頭再撥些百姓運石塊。裝灰瓶。提鈴敲梆。他兩人或時在街坊巡察。或時在城上點鬧。晚間每鎗上點一盞燈籠。城中不論街坊僻巷。五家出一盞燈籠。輪一個人持器械來往。這便是他調度。是他盡忠報國了。

鷓班鷺序簇如雲。

自道夔龍可與羣。

事到臨危齊束手。

阿誰一戰立功勳。

燉煌公世民到處都以收納豪傑爲主。隰城尉房玄齡來見。燉煌公就留他在幕下。做個記室。言聽

計從。到司竹園何潘仁等來謁見。大加禮貌。齊奎二人。柴紹故知。更加優異。衆人欣然相從。願在麾下效力。燉煌公在阿城駐扎。已有兵共十三萬。差人迎請唐公共取長安。唐公知得屈突通已爲劉文靜堵住。不能前進。放心西行。撤建成所部精兵。同會長樂宮。這長樂宮與永春宮都是隋主離宮。內中俱有宮人宦官。唐公凡是所過離宮。宮人盡皆放出。使他親屬領去。匹配。可是

的的宮砂映指環。

畫闌徒倚淚潸潸。

從今脫却孤衾苦。

不似陽臺一夢間。

應苑囿俱聽民耕種。樹木俱聽人樵採。

雨過深耕破綠苔。

土中燦燦露金釵。

行人笑指摧殘樹。

可是宮人手自栽。

到長安。唐公在安興坊結營。燉煌公來見。此時部下已有三十餘萬。傳令各安行伍。不得據掠侵擾。村落差人到城傳諭。說舉兵之義。不過廢昏立明。尊主上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天子。別無他意。城中不肯放進。唐公只得傳令圍城。又傳令破城之日。

不許犯隋家七廟及代王隋氏宗室違者夷三族。

圍城十餘日。城中不支。被唐統軍雷永吉乘雲梯登城。衆軍相繼而進。城上守禦軍士聽得唐軍上城。俱各逃盡。衆軍士遂將城門砍開。縱放大衆殺入。衛文昇聽得兵已入城。一驚身死。陰世師骨儀要巷戰。兵士已逃。要脫身。唐兵布滿。都各就縛。唐禁止焚掠。自向東宮謁見代王。見後退出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張。盡除隋時苛法。陰世師骨儀貪酷害民。又抗拒義師。將來斬首。然後迎代王卽皇。

帝位于天興殿。大赦改元。尊隋主爲太上皇。傳新
皇旨。以唐公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
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相府。每
日在虔化門視事。置相府官屬。裴寂爲長史。劉文
靜爲司馬。建成爲唐世子。世民爲京兆尹。秦公元
吉爲齊公。附近郡邑

延安 上郡 雕陰 榆林 靈武 平涼
安定 河汜 扶風 漢陽

一都各降附。屈突通與劉文靜累戰不勝。遣人招降。
不從。唐公差他家僮去說他。將來立刻斬首。及長
安失家屬皆陷。只得留部將桑顯和守雋城。自己
走往洛陽。不意屈突通纔離城。桑顯和便投降。文
靜與唐將竇珍領兵追襲。屈突通力竭。下馬痛哭。
受縛。唐公仍用他作秦王府長史。又分劉文靜攻
取弘農新安。詹俊取巴蜀。鄭元壽取南陽。馬元規
取安陸。荆襄東自商洛南盡巴蜀。莫不歸降。至此
傳隋主旨。着建成世民二人。部兵十萬。救援東都。
名曰救援也。只是相機行事。若破得李密。或是東

都召兩人同守。只當這東都。已入唐王手了。這正是

人苦知不足。

得隴又望蜀。

總評

叙唐起兵。極簡當。

以李密兵勢。何事難做。留翟讓。裴仁基守洛。自入關中。關中緣何得落唐王之手。可取不取。終至一敗無可據之地。而折入于唐。豈非自貽伊

戚哉。

結束樊唐二人。逗出齊李二人。始終映照。絕有

頭緒。

第四十九回

李密結盟唐王

叔寶力救李靖

詩曰

莫嗟踪跡有差池。萍梗終看有會時。

不改赤衷疑似石。相逢青鬢怕成絲。

風搏柳絮離還合。岫吐雲陰定復移。

願是種恩休積恨。誰云千里乏心知。

今人徒快一時。喜的是結怨。懶的是種德。不知冤家固有聚頭。不圖報的。有時得報。叔寶當日救了

李淵只是路見不平。那期有些柴紹救他一節。又那期李淵後邊。做出一番大事業來。李密聞得唐公有兵來。大惱道。李淵這廝。你那心事。我怎不知。不過月下借一個扶立代王之名。畢竟後來要篡他位。那裏。寔心爲着隋家。如今你佔了西京。我該得東京。怎又遣兵來救。這也不是救他。也只是于中取事。要兼取兩京之意。可惡之甚。他今兵馬遠來。領兵的又是他兩個兒子。少年膏梁子弟。曉得甚事。乘他營壘方安。又與東都情意未協。不相援應。我且點了兵馬。殺他一個片甲不回。使他不。敢正眼覷着我。破了他東都。自然胆落。可以不攻自下。這便是一舉兩得。單雄信逗起兒仇。抓不着。處道東都勢在垂危。李淵這廝。敢小覷明公。發兵救援。小將不才。願領本部五千。人馬直抵唐營。擒取兩個小兒。以獻麾下。李密聞言。便待調裴仁基。孟讓一千。拒住東都。王世充兵。自己與單雄信。王伯當。與唐兵相持。獨有王伯當道。明公不可造次。唐公自晉陽舉義。連取西河。霍邑。不半載。已據長安。

他兵鋒甚銳。聞多是他二子謀畧。今率兵遠來。陽作扶隋之名。寔無扶隋之志。今日東都若與他相連。怕他乘機兼併。若不與相通。必生疑忌。他必退兵。若明公不能寧耐。提兵相角。僥倖勝了他兵。連禍結無有已時。且將驕卒情。東都必來乘我之敵。一或反爲所勝。軍心一搖。當日乘輿歸附的。都敗興而潰。兩下夾攻。何以當之。爲今之計。當與連衡。不宜更樹一敵。李密道。此言大似有理。但我定須先通書與這廝。賈閏甫道。禮尚往來。先亦何碍。且我與關中信使往來。東都必然疑懼。便是關中實心來救。亦不肯相信。這就是反間之策。還須妙選能言快語之士。聯合兩家。王伯當道。這無如秦叔寶。叔寶道。戰陣之事。不欺明公。一鎗一刀。秦瓊儘去得。若說做說客。秦瓊文墨不深。如何能隨機應變。應答如流。李密道。這也是。王伯當道。明公曾記起叔寶與唐公有恩麼。所以今日只用他的人。不須他的口。辨李密笑道。果然。着魏徵修了一書。就着秦叔寶做正使。魏徵做副使。前往唐營待要。

憑將三寸舌

聯合兩家交

兩人帶了從役。前至唐營。道李元帥差將軍秦瓊。記室魏徵。賫書來見。建成與世民聽了。個秦瓊二字。便已動心。叫請進來。柴紹在中軍帳同坐。遠遠望見。道果是楂樹崗收尊翁的秦將軍。建成兄弟和柴紹便階下相迎。分賓主坐下。坐定。叔寶談及奉魏公令。欲通兩家之好。共平隋室。此時唐兵爲救東都而來。屯在芳華苑。東都當事的。道今日的李淵與李密爭。差不多。若放他進來。是拒虎放狼了。等他鷸蚌相持。我且收漁人之利。也不差人揣賞問慰。把他千里來援的高興掃了。建成與世民想起東都既不相信。關中根本未牢。何苦在此與李密結仇。正有回意。越着叔寶之言。道魏公書來結盟。當聽父親裁度。今既蒙下顧。愚兄弟當爲足下。且暫收兵。就厚款了叔寶。魏徵分付班師。城中朝議郎段世弘。有書得翻城相應。世民又想雖得東都。都城人心未定。外邊又有李密。王世充兩個勁敵。必來爭奪。怕不能守。竟與叔寶同回一路。

潼關柳色連旂影。渭水波聲接馬嘶。

自古不爭真善勝。何煩血戰苦相持。

到了長安。建成弟兄先見了唐公。親說東都之事。次後及李密請和。使人就是秦瓊。唐公卽忙召見。大加禮遇。道相別將二十年。將軍猶少壯。老夫已老。追想前日之事。不惟老夫保全。全家又得脫禍。真刻刻不能去心。叔寶呈上魏公之書。唐公賜他二人傍坐。自己上坐。啓書大畧。

宗弟密頓首拜

大將軍唐公元麾下

密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爲海內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豈不盛哉。

看完了書。叔寶道。敝主魏公。還求明公自至河內。面結盟約。唐公道。當卽議之。送叔寶與魏徵館驛中安下。建成世民都來相拜送禮。世民又覺慙懃。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世民親來陪宴。柴紹又自有私宴。連魏徵也。日日在酒肉林中。似此淡句。叔寶

隋

卷十

第四十九回

五

要求復命。唐公召衆人計議。衆人道：「李密正與東都相仇。若還西來，怕王世充等掩襲其後。倉城一失，根本俱無，斷不能與我爲敵。豈可受其侮慢，竟宜絕之。」唐公笑道：「李密井蛙妄自矜大，正宜因其驕而驕之。若遽與絕，他必羞忿，起兵來奪閩中。雖不足爲患，却也爲他所牽。挈不若卑禮厚幣，以悅其心，他反爲我綴住東都之兵，使我得征討不服。豈不美哉！若我西方已定，更可從嶺函之險，蓄銳養威，觀蚌鷸之勢，收漁人之功。豈必屑屑與他較量？」量叫溫大雅寫下一封復書道：

宗兄淵頓首拜

大元帥魏公麾下

淵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載大弟攀鱗附翼，唯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于斯足矣。殫商辛于牧野。

所不忍言。執子嬰于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孟津之會。未暇卜期。

書成未發。着柴紹到館中。與叔寶相見。道岳翁感將軍厚恩。慕將軍英勇。願得相與朝夕。紹等亦得與兄周旋。以領教益。不若先令魏記室賫書還東。都足下大駕。且此暫駐。叔寶道。不才承唐公優禮。故人綈袍戀戀。也不能無情。但奉使而來。豈有不復命之理。唐公之新恩。不敢負魏公之舊誼。不可忘。倘得彼此交好。並無二三使。瓊得遨遊。二主間。

所得已多矣。如欲令不才留滯于此。非心所願。柴紹道。良臣擇主。智者見機。魏公踰於忌刻。且處四戰之地。恐難有成。不若且此栖遲。以觀其變。叔寶道。魏公倚我如左右手。不容去身。今卽當返命。不敢遲滯。望兄周旋。早返東都。正是友誼。柴紹只得回覆了唐公。那世民心裡。又不肯放他。又置酒館中。與他兩人相敘。道世民寤寐賢豪。猶恐不足。自見將軍英雄蓋世。不能去心。倘得與將軍共事。天下不足平矣。如不鄙我。願在此共成王業。叔寶垂

淚道。秦瓊武夫。荷蒙公子德意。怎不知感。但我與魏公相依已久。已食其祿。一旦背之。不義。出使不復。不信。貪利忘恩。不仁。不仁。不義。不信之人。公子要他何用。只願他日盟好不斷。緩急相援。脫有會時。赴湯蹈火。有所不辭。今日之身。未敢輕許。公子正是。

我心匪席。難爲轉。不爲恩深。便委身。

世民道。爲忠爲孝。朋友正。要相成。豈有相強之理。但眷慕之心。如此妄意耳。次日唐公開宴殿上。相

儀叔寶與魏徵一同進去。將近虔化門。唐公視事的所在。只見一羣刀斧手。簇擁着一個人。身上俱是繩穿索綁。魏徵道。好一條長大漢子。爲甚遭刑。這漢子口中又道。唐家不欲平天下麼。怎殺我壯士。神氣凜凜。了無惧色。秦叔寶道。這定是奇士。上前看。却是越府主簿李靖。叔寶忙道。藥師兄何以至此。李靖便道。足下非秦叔寶乎。我自與兄別。卽避地靈右。數年後。出仕在馬邑作郡丞。食人之祿。當盡其心。前見唐公遣人募兵。殺害高雷守。我曾

飛書告變。後來兵打馬邑。我方不能支。逃入京師。不料京師失陷。唐公在中書見我告急本章。四下差人緝拿。要行殺害我。我想我今日雖死。不失為忠義之鬼。但可惜我有一身武藝。滿腹機權。生平以王佐自許。不料不能舒展一毫。徒與艸木同朽。正是。

七尺負奇才。

一朝作俘虜。

怨氣結陰雲。

蕭蕭欲飛雨。

魏徵道：秦將軍你可以救得此人。叔寶道：藥師兄勿慮。這事都在小弟身上。竟進度化門來。參謁唐公道。秦瓊有一故人三原李靖。此人乃韓擒虎之甥。酷似其舅。星躔輿地。机變具備。腹中其才十倍。秦瓊正堪備明公驅駕。又安中原。今聞得罪麾下。命盡須臾。願明公法漢高祖之封雍齒。夏侯嬰之生韓信。釋其前愆。收其後效。唐公道：此人執迷自惹。其咎本宜梟示。今將軍見諭。當釋其罪。分付放了。一似。

困龍初得水。

枯木又生枝。

唐公在殿上宴了叔寶。魏徵至晚而散。李藥師至館驛相謝。叔寶就留住小酌了。談心直至夜半。次早辭了唐公去。辭世民道：「秦瓊已食人祿，不可二心。故人李靖才兼文武，真是今之諸葛。若使他在公子麾下，得展其用，勝似秦瓊在此服役。」世民道：「將軍所荐不差。」卽當辟置幕府，重加委用。就着人在驛中請了李靖來，與柴紹置酒在十里長亭餞別。又與柴紹、李靖相送二十餘里。天晚而回，猶自執手難釋。總因

意氣如膠漆。

依依不可開。

叔寶與魏徵兩人並轡而行也。道唐公猶是尋常秦王英武神明，世所罕有。至于好賢下士，真非浪傳。不惟秦王胸中，不忘一個叔寶與魏徵。叔寶與魏徵胸中，已戀戀一箇秦王了。

風云自巧奏。

魚水易相投。

叔寶未回時，東都朝議郎段世弘因唐兵已回，又寫一封書拴在箭上，射與李密軍中。道四月廿八日無月天昏，可悄悄率兵直抵上春門，只看窩舖

中火起。一面砍門。一面攀城。乘懸下索子。上城。不可失約。李密得書。爬不上。這日領兵攻城。一座東都城。池在他手掌上。不料這事。段世弘與一個城門校尉。左達同謀的。只因書上。單出了段世弘名字。他却。不念道。有害。同當有功。他獨享。故此。出首在王世充處。王世充。點兵圍住。段世弘宅子。不分男女。盡行誅殺。只有原布置在城門邊。砍門。城上接引外兵的。都踰城逃走。走入李密營中。說知此事。王世充。正在上春門門下。掘了陷坑。外城懸了。關板。各巷道。伏了兵馬。窩舖中。放把號火。城中發喊。似翻城模樣。要賺李密來。喜得李密。已知了消息。按兵不動。雖不受傷。東都眼見得。不可得了。正在心焦。恰值叔寶與魏徵回來。呈上回書。李密看了大喜道。如今英雄。除我之外。只有唐公。唐公尚且推尊。還有何人。敢不尊我。我一旦。克了東都。發兵取了山東江淮一帶。卽了天子位。只消把一個王公的名號。封了他。他屬我。關中自歸我。那不消我一些兵力。這事若不是叔寶去。也未必他

肯歸心叔寶道。此皆明公威德所致。李密重賞了秦叔寶。魏徵。王伯當。以後與唐公信使不絕。一意只要攻取東都。自己無日不與王世充相持。又分遣各將官攻取他附近郡縣。斷他糧運。絕他救援。東都人多糧少。糧盡自然潰散。筭記也是。只是洛陽天下之中。沒有可據的險阻。李密屯兵洛口。右通關中。喜是通和了。却前逼東都。後通江淮。不期江淮又有兵來。却是黎陽守將徐世勣告急文書道。

黎陽郡守將徐世勣

為緊急軍情事。逆賊宇文化及躬行弑逆。威劫從行軍士。北歸東都。已至彭城。登陸兵過滑臺。直指黎陽。甲戢思得黎陽倉城。兵糧所聚。根本之地。特撤黎陽兵馬。并守倉城。昨化及已入黎陽。前鋒已至倉城。倉城雖堅。但賊動稱百萬眾。寡不侔。懇乞分差猛將。星夜救援。或親統大軍。前來策應。庶不至有失。為此飛報。

上稟。

李密接報大驚道。我取東都。撞了一個王世充勁敵。怎又增出一個宇文化及來。不知這厮怎地弑君。怎地又向黎陽來惱我。正是
却逢虎豹當關立。又是熊貅驀地來。

總評

柔詞愚李密。便斷東方兵。是一紙書賢于甲兵。十萬也。唐主能用李密。固關中李密不能借唐主。平東都。懃哉。

八業十年後。亂者多。頭緒多。逐人爲叙。起止自當用追叙法。彼此縮結。逗起都成一片巧手。

心

第五十回

化及江都弒主 魏公永濟鏖兵

那溝流月碎金珂 堤柳毵毵蘸碧波

絃管歇時蛩韻密 綺羅殘處野花多

吳公已疊當年恨 子夜猶傳舊日歌

千古繁華有消歇 笑人蝸角苦揮戈

禍福盛衰相為倚伏。最可笑。是把祖宗擲風沐雨。得來江山。只博自己。些時朝歌暮舞。瓊室瑤基。到底甘盡苦來。一身不保。只落得貽笑千秋。這字文

化及宇文述之子。官拜右屯衛將軍也。只是一個庸流兄弟。智及是個兇狡之人。當煬帝無道時也。只隨波逐浪。混帳過日子。故此東巡西狩。直至遠征高麗。東營西建。直至建宮在丹陽也。不諫一句。臨了到賊盜四起。要征伐徵調不來。要巡幸供饌。不給君臣都坐在江都。任他今日失一縣。明日失一城。今日失一倉。明日失一倉。君也不知臣也不說。只圖捱一日。是一日。若使有力量君臣。赫然下一道罪已詔。罷四方營。建免百姓徵調。開倉賑濟。飢民使他。不爲盜賊。遣使招撫盜賊。使他復爲良民。拔兒負智勇之將。分討么麼之賊。自己率從行將士。直走東都。這李密雖強。斷然走避。不敢與天子相抗。未必非策。却守定一坐迷樓。把國事付之虞世基。裴矩。一千庸懦。諛悅小人在江都宮。一味貪酒漁色。選擇美貌宮嬪百餘人。各佔一房。每房姬侍不下百人。每日輪一房開宴作主。曉夢纔醒。夜宴已開。歡樂未央。朝鐘已奏。每日只是。

朱顏消白晝。

綠蟻送青年。

舞墜西山日

歌消欲曉天

却又肯推自己好色的心及人。從行驍果。多係東都人。久客思家。逃去。裴矩道是人情無偶。難以久處。隋主傳旨。將江都境內寡婦處子。都搜到宮下。聽將士自行匹配。這中間快活了好些。要嫁不得。嫁不肯守。強要他守。的寡婦苦惱了好些。材貌不相當。年紀不相等的女子。

幾多青燈不落孤衾淚

却教紅粉常悲薄命顏

將士已了有室家。只是四方倉放。俱為賊盜。估掠。搬運不來。江都這一片地。供應了後宮。宮人宦寺。數萬。又是百官食用。如何支得來。所以漸漸乏食。先是郎將竇賢。領本部逃回關中。隋主知得。差兵去追。斬了這一殺。倒不好了。在江都餓死。回關中。要殺。死。便要在死中求生。一時虎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閣裴虔。相連着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勛。勛侍楊士覽。同商議道。我們一齊都去。自沒兵來追。我追我們。也不怕了。還也只計議個逃走。內中宇文智及曉得此謀。

道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逃去還恐不免。我看天
喪隋家英雄。竝起如今同心。已有萬人。不若共行
大事。這是帝王之業。衆人齊聲道好。議定以智及
兄化及爲主。這事漸漸喧傳。宮中有人知道。去對
隋主奏聞。這隋主也曉時事不好。嘗照鏡道好頭
領。誰當斫之。後邊自己寬解。對蕭后道。我不失爲
長城公。你不失作沈后。自己沒了個制亂之方。却
怪人說亂。反將此官人斬了。自此再無人說這要
反的。公言無忌了。

九重已自如天遠。

更絕忠言使叫關。

一旦蕭牆生變故。

倉皇何計得圖存。

司馬德戡先召驍果首領。說這舉大事之意。衆皆
允從。德戡先盜了御廄中馬。打點器械。到晚元禮
裴虔通直閣。在了內殿。城門郎唐奉義。管城門。都
不下鎖。以便進兵。三更德戡在城外集了數萬兵。
放了號火。通知城內。智及集人守住衢巷。隋主見
火起。恐是有變。問時。虔通哄是草坊火起。隋主安
心睡覺去了。這廂隋主原還有驍勇官奴數百。常

川在玄武門以備不測。又被化及結連司宮魏氏。假傳旨放散出外。以此没人攔擋。隋主孫子燕王倓夜穿芳林水門。到玄武門。要奏知。又被裴虔通拿下。天未明。賊兵已到成象殿。只有宿衛左屯衛將軍獨孤盛。覺得事勢有變。忙來問時。裴虔道。無與兄事。獨孤盛知他與人謀亂。將虔通大罵。忙披甲領左右拒戰。奈眾寡不敵。為賊兵所殺。可憐。

難揮轉日戈。

徒泣侍中血。

德戡已領兵自玄武門進大內。隋主慌張。正與朱貴兒睡。只穿了便衣。躲在西閣。魏氏已是開門。德戡直入。拿住一個美人。嚇他問隋主所在。美人只得指在西閣。虔通與元禮將閣圍了。隋主知躲不過。在窓內道。汝等欲殺我麼。校尉令狐行達道。不殺。只要陛下西回。拔刀砍闥而進。扶隋主下西閣。簇擁去見化及。此時天明。化及已到朝堂。眾人尊他為丞相。遙見眾人擁隋主來道。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虔通德戡將隋主擁歸寢殿。虔通德戡都拔刀站在面前。帝愛子十二歲趙王杲見隋

主遭人逼迫。牽衣而哭。官嬪朱貴兒道。前日帝還憐你等寒。命我等裝絺衣賜爾。何負而反。隋主自道無罪。賊党馬文舉道。陛下違弃宗廟。巡游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填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蠡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正是

怨與山河積。

恨隨日月增。

后仇頃刻轉。

何計脫深罾。

隋主無言可答。只見一官洋洋而來。是對德彛。正

奉宇文化及命來數帝罪。隋主道。卿士人何為亦爾。羞得德彛慚惶滿面。忙忙退去。但是眾賊百般凌逼。朱貴兒看得不堪。放聲大罵。被賊人砍了。

素有當熊胆。

嬌傳罵賊聲。

睢陽有遺烈。

應得並芳名。

又因趙王號慟不已。也將來砍了。待要砍隋主。隋主道。天子死有法。不可以刀兵相加。取我鳩酒來。那裡能得。只得解練巾。聽令狐行達將來縊死。固是聰明主。那看作獨夫。

酒盃消銳志。

花陣耗雄圖。

土木中原竭。

干戈萬骨枯。

嗟嗟好頭頸。

却付與狂奴。

蕭后候衆賊退。與官人將漆牀板。做一小棺。與趙王景同殯西院流珠堂。

珠璣玉匣今何在。馬鬣難存三尺封。

隋氏宗室蜀王秀。父子八人。齊王暕父子三人。燕王倓。并諸楊盡皆殺害。

悲哉萬乘主。

不得庇一家。

宮中珍玩金綺美女。俱爲各賊紛掠。

府庫空爲盜賊儲。琵琶又向他舟抱。

在江都誤國大臣。倖臣及宇文氏仇忌。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協于牛宇文。勳。梁公蕭銍。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連各家子侄。俱各駢斬。

委蛇志欲保富貴。何期都市橫身尸。

更有給事郎許善心。不到朝堂賀宇文化及。拿至朝堂。又不服。砍節。正是。

主辱臣宜死。

貪生應所羞。

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蕭后令。立秦王浩爲皇帝。只着他發詔。畫勅。封弟智及左僕射。士及內史。令逆党封拜有差。因將士要西歸。拜左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自己奉皇后新皇還長安。搜括舡隻。取彭城水路西上。行至顯福宮。有折冲郎將沈光。與麥鐵杖子。虎賁郎將孟才。虎牙郎將錢傑。道受先帝恩厚。不甘事仇。謀襲化及。事洩。力戰。滅節。麾下數百皆死。到彭城。水涸。登陸。奪民車牛。

載珍寶官人。兵士自負戈甲。不行軫恤。司馬德戡。與趙行樞。謀要將所領後軍。襲殺化及。又謀洩。爲他所殺。到滑臺。把車仗。留與王軌看守。自己直走黎陽。攻打倉城。這時不惟李密心驚。連東都也怕。他連衡而來。先時隋主被弑。消息到東都。羣臣就奉越王卽位。大赦。改元皇泰。授段達王世充都爲總管。元文都。盧楚。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七人共執朝權。計議禦備。化及之策。有一個朝臣蓋琮道。且與李

密連和以拒化及。元文都以為奇策。道這可使兩賊自鬪。我等作卞莊子一舉乘之。就陞蓋琮做通直散騎常侍。賞詔招諭李密。李密因徐世勣告急。要往救援。又怕東都兵襲他後邊。正是無計。聽得東都差官招諭。卽怵不。

本隋世臣身食隋

祿。偶爾失足。遂至于此。倘蒙隋主許其自新。願奉威靈。率本部征討化及。生擒闕下。以正弑逆之罪。拚香案受了詔。差記室李儉開府。徐師譽隨蓋琮納款。隋主冊拜李密為大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

臺元帥魏國公。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部下文武將吏都授職銜。李密這次不須防備東都。一心抵敵化及。因倉城圍急。先領精兵二萬。星夜來救。在清淇地方下寨。遣人到徐世勣約會。以烟烽為號。若攻倉城。李密自他後面殺來。若攻李密。倉城也從他後面殺來。成犄角之勢。待後兵大至。與他交鋒。但是宇文化及部下十餘萬人。要的是糧。所以只要攻倉城。每次來攻。又被李密尾在後邊。發怒。自己領兵與李密隔水相拒。差智及率驍將陳

智畧樊文超大造攻具。去打倉城。到倉城時。徐世勳將城外溝開有丈五六深。丈二三濶。一時難渡。只得尋了竹木。扎成大排。鋪在塹上。各人頭頂推牌打城。以避矢石。不料他塹中預掘地道。暗地出兵。燒斷他竹木牌。出其不意。大殺攻車雲梯。都爲燒去。從此兩下只得拒守。賈閏甫獻策。道化及遠來。不少兵馬。缺的是糧。所以苦攻倉城。我如今不若愚他連和。叫他助我兵。我助他餉。同取東都。俄延月餘。他糧餉已盡。部下不走。卽降。那時破之何難。李密就着閏甫前往見宇文化及道丞相。與元帥初無仇隙。何苦自相攻擊。反使東都得承其敝。元帥愿與丞相連和。共平隋室。典洛諸倉足供我兵糧餉。黎陽倉城原是多餘。當移文守將。不時送運。以助軍資。彼此罷兵。勿相攻戰。宇文化及道以我兵鋒取倉城。拉枯摧朽。但我所志只在東都。與關中若能助我軍餉。使我西行。我何苦與元帥作敵。允了和。自分兵攻魏縣等處去了。

井蛙每自矜。

巴落青絲網。

李密喜他墮計。只是犒賞將士。打點兵器。乘他糧盡。攻他。始初。着徐世勣。少少付他。些糧。未後來。推運道艱遠。又道他賊抄掠。不能前進。宇文化及。且將現在軍糧。恣意食用。漸漸欲盡。再催不得。倉城糧來。正在焦躁。只見帳下報有報机。密重情的。叫進來。却是李密帳下旗牌。因需索來見的。官吏銀兩。李密知道要處他。他所以逃來。將賈閏甫與李密計議的言語。一一報知。化及大怒道。我久落這廝計中。便會諸將。自與智及領中軍。陳智畧領嶺南。驍果萬餘為左軍。樊文超張童兒領江。排攢江東。驍果合萬餘為右軍。搖旗擂鼓。渡永濟渠而來。哨馬飛報到中軍。李密道。這廝糧盡計窮。無可奈何。起兵來決一死戰了。忙調王伯當領左軍。秦叔寶羅士信為付。裴仁基領右軍。裴行儼程知節為付。自統着孟讓郝孝德單雄信各軍。與宇文化及相對。行至重山脚下。兩軍相對。李密錦袍金甲。直到陣前。要問化及緣何敗盟。典兵化及前日在清淇。與李密隔水調文談兒。調不過。這番惱

李密哄他。沒口好氣。見了李密也無心答話。道。放箭。部下弓弩手聽令。一齊雨般飛來。李密身上早已中了兩箭。這還不打緊。那坐下馬面門上也中下一箭。這馬負痛。回轉身就跑。狠狠的。一轡頭跑了六七里。李密中了箭。已是疼痛難禁。又被這馬一跑。跑得個眼花頭暈。心中昏悶。一交跌下馬來。早已人事不知。四肢不舉。

可憐蓋世英雄。

几作一場春夢。

部下軍士見主帥跑。一齊也跑。孟讓郝孝德沒些主意也。都領本部走散了。只有單雄信也支撐不任。宇文化及部下都分路殺來。喜得叔寶正同伯當與陳智畧交戰。見中軍陣動。征塵大起。知道中軍有失。忙道。伯當。你在此相持。我救中軍來。領本部飛奔戰場。只見軍士弃甲拋戈。東奔西竄。宇文人馬蜂擁趕來。激得叔寶怒起。提兩條簡奮勇砍去。部下一齊着力。砍去。宇文智及正在催兵。見一員使簡將官殺來。殺去。没人敢敵。曉得是秦瓊。知他雄勇。只得札住人馬。不追。叔寶欲待再殺時。只

見來報元帥已死在山下。叔寶聽見，急來看時，果然李密倒在地下，馬已不見，軍士已無一人。叔寶忙跳下馬，將他箭拔出，熱血迸流。李密喊上一聲，痛殺我也。早已甦醒。叔寶叫取馬來，將他扶上了馬。只見四下又是宇文兵馬殺至。叔寶且戰且走，却撞着一彪人馬，乃是賈閏甫。得知中軍失利，忙率本部來救。叔寶着他保護了李密先回。自己在山下鳴鑼收兵。單雄信各兵都到。王伯當、裴仁基也殺退他。左右軍來聚齊，自早交戰至此，已是四牌。叔寶道：「喜得元帥無恙，宇文這廝道我兵潰，必不能復振。他必從容渡河，不防我追殺我。待乘他半濟，出其不意攻他。衆人也有肯的，不肯的。他自率羅士信、程知節趕上，將他人馬蹙了數千下河。自此宇文再不敢渡永濟。淠苦是糧盡，退到汲郡，逼迫吏，搜索百姓，又惹得百姓騷然。王軌在滑臺當值，徵索不過，降了李密。其餘將校陳智畧等因兵馬乏食，都來投降。宇文勢孤，北至魏縣。後來見事勢不好，決定敗仗。道人生死不能免，皇帝也須

做一日藥。死了秦王。自己卽了帝位。改元天壽。次年唐王差淮南王來征討。他逃入聊城。倒是竇建德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也是隋人。當爲隋家討賊。領兵攻城。宇文拒戰。都爲所敗。游賊王薄原是宇文把珍寶招來同守城的。見他勢敗。開城投降。建德整兵而入。宇文化及一千逆黨。不曾走得一個。建德先謁見了蕭后。素服替煬帝舉哀。大會隋朝百官。斬了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司弘仁。孟景。梟首轅門。宇文化及與他兒子承基。分用囚車解到襄國。車裂了。這也是弑逆之報。

暴奪能几時。

甘心弑君父。

天報固昭昭。

舉室膏齊斧。

這都是後話。李密歸營。重賞了以寶將。息箭瘡。聞知化及逃入魏縣。曉得他。決不敢來爭鋒。只留徐世勣鎮守倉城。自己西還洛口。皇秦主處獻捷音。并俘獲李密。已爲東都立下大功了。

雄才擬管樂。

匡合似桓文。

隋煬一威。內不足謝父兄。外不足快天下。宇文

兄弟不能匡救。却因而篡奪。舉族屠戮。固亦其
宜。至虞世基之父。子駢戮。可爲庸臣誤國之戒。
司馬德戡。可爲好反之戒。

神通不取化及。以其功歸竇建德。亦是可恨。

